

耳

談

類

增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九目錄

神篇中

黃山人重耳

西安兩太守

胡拱宸父

姦者體合

蘇孝

張僕

尚望

喬瑞全一夢三夜

鄧襄敏

公前身

張僕

林九姑

渡九良星

某曹郎

丁潤山

山陰諸生

蜀二士

漢左將軍馬超墓

漢將軍墓

劉尚書莊襄

大理太守祠

土地張夫人

黃清

沈思竹

蔣秀才

南駒寺土地

江應宿神祐

陳太宰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九

黃岡 王同軒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編谷

唐

嚴

伯成

梓

神篇中

黃山人重耳

黃山人邦端字維賢餘姚人詩翰都羨往高隱于山東西萬曆戊子携家歸過鄖郢授館于故人賈鴻臚四惟橫褐橐盡憤恚不已遂病疽穿頰至耳左耳已落去昏死且四十餘日不食往謁閻王王檢簿曰爾有行誼壽尚餘三紀何死乎令送之還渡皮橋橋為羊肝漆色風浪震撼四顧衍漫無涯旁絕無舟危甚有三四老人相隨曰此非有陰德人莫渡幸得從公也橋半復有

老人坐其上不得過老人復惻身相抱得過既登岸橋與老人皆不見始甦而身在姬旁為道其事後數日以無耳恚恨復死去見前王以無耳禱王命醫與治塗藥日數次耳漸生入謝王王曰知爾善署書可為我書感應二大字于殿東西牆上登梯書畢超出從前橋行危猶昔也所過煩碎不載復甦又與姬言之而耳果生視右耳其堅長白大俱過之胡元瑞方玄暢談月餘黃來過予熟視果然為重生耳而諸皆過右耳也胡方二君極詫此曰此耳譚中第一奇也

西安兩太守

嚴兩山永瀨為戶部弘治初冢宰三原王端毅公嘉其志操擢守西安行至潼關遇一貴官僕從甚都問之則西安太守也公大驚異以為已有他故褫職或代治耳弗獲已與偕行途間舟

三叩之官云某奉上帝命與公同事公至任有姦事第問我蓋西安城隍也公曰何以得見曰吾與公墨公第于後殿左檻研墨三呼吾即出已而果然故西安稱公神明數載公以事叩神見其門隸左股貫鐵釘壁上浼之神曰是不應穢吾殿門姑為公釋焉時門隸方病股有頃愈來謁公公告以故且令具羊豕入廟謝自後神絕弗與會公滿九載當奏績叩神至流涕神弗獲已出怒公泄其事公謝罪問休咎神曰公此行當參大藩然弗可去吾亦不久遷矣此座亦公位也已公果陞浙叅政甫至卒公為人公正廉潔其素行固已合乎神明事或然也具邑乘

胡拱宸父

鄖陽府胥胡璋與人偕行獨見羨婦露體溺者心動歸而婦已在其室遂與淫自是夜必至出入紙隙中無礙亦與其故婦聯

杜已擣故婦下卧地而胥亦病其家召巫除治火及焚巫鬚胥  
曰是安能治我汝婦本鬼鎮中人汝病數宜然耳汝續娶為某  
家女宜子其子庚甲皆預定又謂子有貴徵名之曰拱宸亡何  
婦憤自縊死胥病亦旋愈胥苦貧求濟于婦曰此易耳第命  
薄饒益非宜然亦布大錙滿地而以二錠令拾之曰是可佐糊  
口一日胥謂曰汝家何在可令我往乎曰可即挽衣同自窓隙  
出始猶在里市頃忽成別世界凡所經行廟神無大小皆冠冕  
伏道左迎送如事尊貴人禮數抵其家戰門崇堂侍衛森嚴皆  
如王者咄嗟設食款胥具賓主禮而金玉珍錯備極水陸供張  
奏樂嬌娥滿前胥大惶惑然其時即令設人間饌饌胥竟日始  
罷仍偕胥歸寢如常時竟不知是何神也久之曰今與爾暫別  
汝六十後當得再聚首以一鏡一帕中分之為異日徵又贈以

香一枝曰汝他日有三難但焚香呼我則難解遂別去胥續娶  
果其家女生子庚甲皆是名亦因之曰拱宸始得婦金印以置  
小產至今歲歲僅足糊口歲萬曆己丑西陵彭儀部季錢方博  
士其郡拱宸以青衿弟子具才穎屢試高第胥亦備貌豐厚果  
經三險皆瀕危若有陰佑得免而其一溺漢江浮高崖下不可  
登忽農人捨鋤援之農言聞人呼救人云所分鏡帕置篋中人  
常覓觀近恐洩匿不輕出而竟不能匿也天有謫仙人下世陰  
有謫神耶何溷濁若此狐媚惑人人輒死而往往雜錯而然者  
其間仙耶神耶狐耶

姦者體合

濟寧有弟姊姦者皆童幼為里人所惡適里數十人結盟往朝  
玄岳武當弟姊亦偕往與以自暴棄其往也必懲且榮矣及下

目錄卷之十九  
山抵南陽復姦遂牝牡俯仰生合如一里人無可奈何釤錢募力扛之行何進士本江赴試禮闈遇于真定之白溝河有布散之觀者如謂公親發視氣已厭厭或謂四五日必死俟其死始以聞官瘞之而歸報其家庶有憑矣

蘇孝

張儀

尚望

予讀康德涵武功志得三神事云蘇孝灑池人正統時令武功有平政民德之即不怒民無弗戚弗惠民無弗懷天順壬午卒于官卒之日百姓若喪考妣故志載禱神事絕驗其精誠所感豈不信哉正統甲子當鄉試蘇公夢神人告曰汝縣令舉二人明日萃當試者十一人置十一闈以二花字內之曰浮花者舉已而李紀張翹得後果二子得舉張儀儀封人刺薄狡險善虐其民取之極骨髓反語百姓曰吾為吏庶士大夫不知也即有

弗庶我安敢昧城隍城隍靈當使我父子同日橫死不渝年累  
父子同日死壯兵抵候像宅者是夜未寐見二長鬚人皂衣持  
鎖突入像寢以同事者俄傳像子死兵亟尋持鎖者內無有  
也乃儀亦暴死日中尚望字周臣為中城兵馬副指揮有膽氣  
能不奪于豪貴禁奸止暴令出唯允有劉原者故無子以養子  
治業及原有子原未幾死養子私其蓄積母肯與原子原妻歷  
訴皆為養子請托失理一日妻夢原令訴望所妻來訴望已先  
原訴指其匿貨所在隨發得之人以為神

喬瑞金一夜三夢

孫鵬初醉語曰江陵喬君祀令瑞金數載歸忽夢江南有神相  
逐云與交代凡夢三夜相連始已夢中言喬君生平事歷歷如  
指諸掌後數日卒見夢諸親識云已為江南某神其友人徃視

彷彿似有徵。魯記丙戌下第歸途遇喬君正補瑞金令。每下車輒相顧談鬼事不少已。及抵潼口。涪孝廉朱君某夢其友人溺水死。者相勞問如平生。次日渡灘口河。朱忽失足。絶墮乃絕。不欲言鬼。洪景盧志夷堅謂人世半為鬼。豈必之羅刹國乎。喬君故忠直人。即不死亦神。近日有言海尚書理鬼事者。江南立廟香火不絕。必其心上通神明耳。否則其人心死矣。謂必死方稱鬼可乎。

鄧襄敏公前身

長洲廟祀雷將軍萬春。相傳鄧襄敏公榮是其後身。以有夢徵貌魁梧。少時肩上生一瘡。甚久適神像為漏雨所滴。偶廟葺。瘡亦愈。後總憲兩廣拓地置郡。樹功邊徼為當代名臣。忠勇固有自來矣。

張僕

蕭縣民張某無嗣夫婦供張山甚虔忽生一子四歲瘡於痘塗訖而哀泣甚越三日夢仙曰汝子活矣張不信乃夜復夢始往發棺見果未死抱歸有姪利兒死謂兒瘡三日無復生理乃買他子似者嫁言耳因訟邑侯臺公前決之實其子姪受杖月餘兒瘡平但毒歸餘竊聞經年不痊已臺公陞守開州張感德至開泣謝開人因有聞東明陳孝廉談

林九姑

閩古田有喬松松下祠神曰林九姑樹固輪囷成林而柯九出曰九姑者亦托名耳禱者雲集靈應如繩毛秉彖者自福清來貧不能歸求濟于神或譏之曰汝能償神貸汝義曰可即書券字置案上翌日松枝上有羅綃裹懸金數九十義得大喜過望

持回家數年息十倍饒裕矣而忘償姑忽以聲至其家見索起居飲噉皆如人象但盛供具為枝詞軟語而無償意姑曰不償吾金恐貽禍在胤子義有子九歲即潛匿其師家戒母出姑曰兒安所匿顧兒無罪也吾但焚而居象復戒室子甚為之備數日火起群坐中義有叔曰孔埠亦在坐救焚姑告之曰相公貴人也公家安得有負象者曾不念資所自來而久負至是索又不與吾非欲奪其所有還其所本無耳自是象貧如洗孔埠成進士副戶部尚書卽莊靜甫談鬼居其室而匿子防火可謂頑冥故曰利令智昏負心人常有未有敢負鬼者其得禍固宜嘗聞趙州庶賴墓中能出物借人人家設客以鷄黍之薦侑券字投之其夜金銀銅磁黑皿桌椅毡褥之類無不畢集次夜復如數薦而還之或監司至郡邑用毡數百皆是鬼運出自

人家人家失去不言自歸其事如蕪頗墓甚著已久不獨九姑  
已也

渡九良星

京山富水村田家奴死去竟日復甦人問其故云以設橋渡九  
良星當延壽一紀數日復死而甦云鬼攝去主者曰陰間事何  
得向陽世間言之再泄不復得生矣蓋奴曾于澗邊見數道人  
欹步不能跳澗因以大石置澗中得渡自是人問之奴但點頭  
而已李本石云

某曹郎

某公逸其名姓卽某曹居貧而廉介自好家僅一姬一僕姬產  
一女公躬操女奴之役扶將之著一布裘遂為血濺污是日同  
曹邀遊天壇飲畢復觀于園丘或見其衣血曰此神祇清潔禁

地奈何以穢氣犯之公曰天地至大豈察細微且我安能如公有鮮好衣也歸邸明日無故大發公急令姬抱女避他所而自入索牙牌于所居承塵之上承塵忽墜壘公頸項若枷然公不能脫走竟焚死吾里斬陽馬太守時與同曹所見云

丁潤山

常德丁啟東至杭郡夢羽人携一童子詣已曰以為君子啟東正乏胤大喜曰子從何來曰此清溪王童也而杭果有清溪洞明日訪之見塑像童子正如夢所見踰年生子曰潤山謂山所流潤也宣德間以賢良舉授閩縣主簿道杭為建亭其上而金裝其像今游者見玉童必曰丁潤山云

山陰諸生

萬曆丙子歲山陰諸生某暴死獨其胷指稍熱淹綿至累月始

甦身畔有大鎰五十金為所携來曰我死過冥司值親識先死者某駭曰汝何以至此雖然其閻王正為其子延師當為君緩頰進之果延入大廳中令主西席諸子皆羅拜北面受業起居經史皆與世同而亦為師別具饌如世人食也王則袞冕甚尊嚴久之謂生曰汝欲見五閻王乎乃貴鄉王陽明先生也及見先生亦為主客禮歡然談笑曰此冥司不可久居命掌判官覈生祿命掌判官報曰此人壽尚有十年先生即命語主者王送還主者王從之贈冥錢楮幣甚渥先生曰不可宜用世間寶即所携五十金也此廣濟劉正叔秉鈴謂其業師會稽馮友山司訓所談越事往聞一事正類此謂旁見諸殿元即沈純甫先生亦言之當在丙子前或是二事偶同耳

蜀有二士李某岳某偶遇於蜀之文昌祠皆以前程祈夢是夜夢文昌帝君端坐侍者點名呼之應者十餘人忽謂某某爾二人皆貴人第首身不配所以奇蹇若以首兩相易則相配而貴顯矣二士唯唯遂相易既覺頸皆微痛二家童奴皆駭詫不識而妻子皆走避之第語家事曲折及夢中之事始來相親然人皆謂厥貌相稱不類往時而伏臘香火爭走文昌祠益盛亡何二士皆成進士國初進士始除簿一士尚未除以夢去一士除某縣簿三年得擢去而夢去者始補是縣簿來相遇於逆旅主人方勞問間兩家妻子闕見互相詫客是我家夫子即二士亦自謂我兩人頭面為神所易而登第因之不可謂非緣解贈傾盆出妻子相見竟日而去劉正叔談賈弼夢人易其頭還能半面笑半面帝徐郎中夢神携一竹籃與徐莫曲而小換一正

郎與周必大夢一判官謂大嘗位宰相容貌陋何請為作帝王  
鬚均以一夢之間變易肢體頭目蓋甚異矣天下事亦何所不  
有哉

漢左將軍馬超墓

蜀新都縣少叅楊公廷儀為親侍郎公某卜墓地掘土見崇碑  
題曰漢左將軍馬超之墓以為吉有驗遂就之忽夢超錦袍玉  
帶言曰我漢將軍母奪我墓公不以為動復夢超戎裝彎弓射  
中公左目已又夢射中公右目相次兩目皆瞽而意逾堅又夢  
超瞋目大怒曰吾有以禍汝矣亡何其家數幹人與數賈為偶  
匿賈金盡殺之事覺罪犯凌遲而蔓及公罪棄市麻邑大司馬  
劉端簡公時為蜀大叅所目見其家保昌令劉君守復談地以  
超貴非超貴以地也始超家族二百餘口盡屠於操獨子秋留

依張魯又為魯所殺蜀志不言超後則其滅絕可知而其禍殺  
身為子孫圖所烏有可謂過計傳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  
其喉明者弗為况烏有豪傑也蜀人言當時諸貴人墓皆諸葛  
公所定此其禍媒矣

漢將軍墓

蜀士數人聚飲興劇移席於隙地而所飲咂麻酒因置甕一大  
石上相與拳杖博塞有負者反故處則甕在草地尚疑為人移  
也復命置石上飲如故而甕又在草地再移置石上而甕乃飄  
飄起空中去地數尺方大駭狂者不顧憑空飲之或詬罵是何  
鬼物敢偪人則石塊紛然下擊矣衆罷酒就石處掘地深七尺  
有古冢焉骨長一丈脇骨相去幾三寸許詢之故老相傳漢將  
軍冢也漸為耕者侵削已盡又在城郭內然猶靈異若此何恠

馬孟起射人目盲哉黃司馬談其里中事

劉尚書莊襄

麻城望花山有商人某自陝來夜行見旌旗騎從甚盛迫視之乃同里蔡二守完因問曰公何往驕導若是曰陝城隍為劉莊襄尚書松石公今任滿陞北京都城隍而以我代陝任因往耳汝忠直當從我作判官言訖不見商人大駭已還陝詢蔡動屢無恙然語淺蔡以為憂無幾何卒商人聞蔡卒即命妻子治棺塙亦卒劉莊襄事如此邑人常嘆曰松石鎮關陝一十餘年功德甚盛秦人德之歿而為神天亦從民願矣劉子敦守復云

大理太守祠

大理有三太守祠而祠內常聞夜闌聲每明發視之見秦公碑位常在地上司者為之安置而明日復然祠宇忽無故火發延

燒材料皆為風撼入雲中東西游衍逾時紛紛墜下傾城驚呼時萬曆初給舍蘄水王公啟直以金滄道食憲駐郡所親見以其異因往祠地視之兩牌位如故而秦牌位莫知所之蓋其德不副即冥中亦自耻與蒯伍者也

土地章夫人

會稽某村於萬曆甲午建土地廟塑夫人像屢塑不美適丐村章氏女適外家停舟此地為隣嫗所携謁廟燒香塑工熟視女私語曰能肖此不患不美女亦注目而出抵外家心痛不可忍促舟還因卧方覺謂翁媼曰兒不應入廟今當作土地夫人魚軒在門矣後三日當額我遂暝其家族衆頗繁是日往者百人翁媼號慟視夫人像大類女眼有淚痕屢拭始淨翁媼歸以女奩具張設神座人稱章夫人禱祀特甚紹興宋茂材商儼百子

談其里中事

黃清

黃清弋陽人以尉治海塘有功屢遷同復監築寶應內河不就禱於閔王廟是夜夢公曰堤之不成以下有孽蛟也吾為汝斬之數日風雨大作濤浪鳴吼卒後來報河似有血水湧起清來視血水已消獨不信而堤成復夢公大怒掘已遂病衆為剗革豕以禱清竟死馬健甫談

沈思竹

都人士沈思竹先其母卒已經年矣忽附婢作語曰兒奉上帝命以我剛直至孝作神於泰安神州車騎行李在門母可與道流作醮送我毋謂是婢語或是邪附不聽反詔法師李龍治之婢乃以附體兩次受撻體皆有傷始信作醮一壇送之而婢始

登堂拜母辭去曰當於上帝為母祈年數月復附婢言為母增年五紀但防某歲至某歲果卒張友吾談母其姑也

江應宿神祐

徽郡江少徵應宿客寓諸暨跨湖山下病傷寒甚劙室子擣於玄武廟宿不知也其所居窓外即湖水瀰漫無際常以發狂隔窓躍入湖中輒又從湖越窓櫛還榻上于此數次人力不至子此觀者大駭既蘇謂有四鐵人聚食湖上稱已是孝子不宜淹死因遁舉而擣還內一人禿髮最獰惡以蒺藜鏈恐已曰爾再出以刃擊汝衆始謂方擣於玄武神其四將乎已其尊人民鑾自家來視應宿病寢吳山雷院院即玄武居時應宿病已自就父一入院見殿前鐵鑄四將儼然病時所見髮暨膽落拜謝而出自是不敢再往應宿自談

蔣秀才夢

京山蔣生應禎居縣南一百里大洪山萬曆戊戌春夢金甲神與談甚久已携出使觀則已與仲父蔣二宅前皆建有白旗一書光字一書化字其他小旗無數皆有字所宜諱又贈生以黃紙所題詩曰自承比及度風捲東度舟豪傑識此語山下問山頭生不解咨之復贈一句二人十一鈞神去而生送之是時睭眇目見非夢覺既歸而前紙實在手非無據亟呼燈視之覺字漸欹泯滅遂亟如其字摹寫人視之非生筆也有解山下句為出字二人句為行字謂命汝出行也是夜復夢神云解皆誤汝但於八里外某廟驗籤可也既往則籤僅不宜出行四字總言誤今生與黃君俱亡恙但生家多病亡少吉耳

陳太宰

陳太宰公有年於萬曆丁酉十二月十八日夢偕故友同遊舟無榜人亦無僕從漸能自移有頃轉入山口峯峦聳拔芳香襲人遙望前山中房舍甚都相與嘆賞倏忽已至維舟而登入室明敞軒揭四無憇牘寂不見一人循除久之聞老僕自外來詣前報曰館罷矣遂欠伸而寤因作秦樓月一調以紀之且訝老僕之言以為此必已捐館兆也調曰山之幽鬱盤丹桂臨清流臨清流花泉溟漾發襲蘭舟箇中秋思空淹留覺來窓外寒蟾浮寒蟾浮同遊安在千古悠悠人翩翩劫來携手穿雲泉穿雲泉依稀玉宇不見神仙箇中微語胡非前轍然孤覺成高眠成高眠萬緣如夢何在何捐手紀其夢藏之箇中次年正月十八日其隣人於丙夜聞車馬聲竊窺之見籠火隱隱不下數十度橋之馳馬而來也上下橋趾間呼看轎者聲甚微逮鶴再號而

逐呼復如之輒訝曰何物官人迺爾深夜過訪詰朝趨問則屬  
烏有越數日而太宰謝世遂謹然為神迎云其長君啟端偶檢  
得前稿始知公已預知有兆矣太宰清正不私其去固宜有異  
然前月十八日而夢後月十八日而疾至所訝老漢館牒之言  
俱絲髮不爽亦可怪也袁郡丞裕庭公說承其猶子也

南岡寺土地

襄陽鄭鳴峴先生任南岡時於萬曆丁酉春仲修祀本寺土地  
頽處而德固合神明也祀之夜夢神來謝且以徃保王州守辭  
出王諱永寧烏程人在州廉明惠愛甚得民心然不省徃保何  
謂越十有七日獄囚王和尚破械縱火欲乘亂逸去而防嚴不  
得然焚死他四十數人守當得罪鄭公習其改善為保留得免  
今任南都水郎州人至今尸祀之夫難未作而機已先可知事

皆前定神自為庇而見夢於公固將以庇屬公也多助之至得  
罪不罪匪德何以至此語曰善人在患不救不祥在神尤功也  
永部門人夏克家爲予談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目錄

神篇下

閻俞冢破重生

劉黃裳黃舅

諸葛一鳴

學宮土地崇

箕僊太白詩

李士本伐木

胡孝廉夢

邵武守王公

金龍四大王

龍王駕過

巡河神

王司徒鬼獄

陸秀才

孫昌裔夢感

沈怡虛誓

長洲民仇便

雷總兵

閻王殿

大中丞李月賓

宗觀察女

雕匠婦

吏部二土地

王文成浮海傳略

董尚書

箕仙為閨雲長

箕對

李樣子

鷹神

圓光

黃州渠油

趙文部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

黃岡

王同

執

成

守

著

滁陽

夏守

成

遠家

校

繡谷

唐果

成

叔水

梓

神篇下

閔俞冢破重生

山東顏鎮閭俞其父止此一子尚少家頗饒而族衆多不仁忽疾作囑俞母李俞生母王曰我死後以產給族衆及以贍汝母子各半及死俞復中癱死塋屋後東南山間已月餘矣族衆方聚閑其堂詬辱不輟二母但籲天號哭王忽夢天神語曰汝子已活哭何為其曉雷擊其屋瓦向東南去王驚且疑隨雷往視俞冢；已為雷擊裂土皆兩分即呼其里黨齋集發俞棺俞果

活抱歸而癱尚未平二母與里黨以訟於郡時吏部郝公大猷  
方判郡以其異聞於諸監司大中丞傳公孟春斷令父產盡歸  
俞且撻諸族衆俞今年三十餘矣段繡川得其案牘以示子夫  
天非欲屑屑威嚴間也暴極不容以默容耳俞父畫固善得半  
已饒而必欲填谿壑遂使雷起死人神為詔諭天亦無奈何也  
凡若此即不逢天譴若是而背在其窠臼不禍不遠矣

劉黃裳黃昌

汝南劉孝廉黃昌卒忽着綠袍黃金盔甲擁卒徒逼鄰嫗曰  
汝可往我家說送馬來乘嫗以見死者憂不言越三日嗔遲復  
來擗嫗頰流血嫗始徃語其家而不知馬所徃然亦施鞋轡出  
門馬忽咆哮死別有鄰嫗倚其傍六七徃謁泰山廟及陸忽暴  
死後活其子問故曰劉二郎遣卒招我於別殿曰汝傳我家書

歸矣子探其袖有書在焉及歸往其家值其尊人給舍公病巫  
為祈福知為所忌事不敢言罷越三日嗔遲復來撻媼加拶有  
黑面神自內出跪伏求解曰其不致書有由非敢怠蓋灶神也  
每見冠服徒衆皆如前其家發善文翰超逸猶舊自謂授遊奕  
將軍居泰山上鈴圖書乃其平生所嗜玉紐子以殉葬者朱汝  
脩胡元瑞說汝脩又言其兄庫部黃裳嘗飲其友人家忽走其  
僕歸令急飾尊為席四而不言招客已歸招婦與二媵集如賓  
禮宴談夜久皆其家事衆不省其故酒罷就枕未安而卒卒之  
八越月婦媵皆見大郎入媵室而呕聲出子生矣父復為子  
乎媵為母乎此其異之異者

諸葛一鳴

諸葛一鳴山陰士也庚午元旦未曉有所適道遇喝騎者為賁

人而前驅鼓吹若有所擁漸近貴人金甲神也士迎問曰請問  
尊神前驅擁者何物曰今科舉子榜木也曰吾乃秀才可有名  
否神曰無也君名在下科榜中士曰幸甚但我貧甚其何能需  
神能移我置今榜實大造我神曰不可雖然君遇我亦是有緣  
請為公圖之若公見名在移置榜中乃是我之力第要多焚冥  
錢以為購耳不然我且得罪及榜發士名在末上有丹印蓋數  
已填滿皆是外簾取者一廣文奮爭不已主者割榜末名而以  
士填補壓以丹印其令廣文爭而士卷呈神力也士喜甚乃竟  
忘焚錢宴歸見鬼拔髮馬前哭曰我為君受禍矣士亦自恚曰  
尚可焚錢救否曰不可然亦有少財士因多焚錢及上春官鬼  
來曰我能够助公登第初試七題皆能預報士喜不自勝次試入  
闈而報始至士曰不及矣曰第以文置頭巾內吾護持不洩也

士從之一見朱衣而巾中文墜地即受大械削薪蓋鬼之誤故相揶揄報前怨也亦鬼之中韓矣士銳於得而輕於負皆其躁心名既天定何不少需自忘其有遂亡其有哲人而愚自貽伊

戚吳寧伯談

學宮土地祟

蜀中王銀匠娶婦貌美匠出有紅袍官人調婦婦迷不能自持與合自是不絕匠知為祟陰持狗血一盆伺其至潑之衣冠淋漓逋而去次日遍索廟觀無有偶因避雨趨入學宮見土地神像冠袍皆為血污即白師儒而毀其像祟乃絕

箕僊太白詩

麻城劉端簡公家邀箕僊自云我太白也或曰太白僊才請賦詩已落筆成五言句又曰七言律非太白所工五言固其才也

丁言  
忽又塗去作七言律一首字法遒勁辨答敏贍曰應制金鑾醉  
筆香襪塵輕軟撲韶璫滿船明月浩歌發一枕蓮花春夢長樓  
閣千年猶是李山河一變已非唐謫仙本是天都謫又被人間  
謫夜卽衆拜曰真謫儂也問以人事細瑣不對竟去卽非太白  
蓋亦鬼解吟者求之不死人造次成語如是不易得矣

李士本伐木

慈谿李士本丞福建南平承憲使令除公道大木以常為草竊  
蔽故也忽夢一癯翁脩髯綠裳哀懇云詰朝當勘我我依附者  
甚夥幸全之必有福佑以報隆德明日視道周果有古木盤踞  
叢莽枝蔓樛結高匪直尋徒衆戒此可勿翦承大怒曰此正草竊  
所蔽當亟加鋸斧然時風颶怒撼覺心悸歸署與木同絕喬木  
靈聚古戒勿犯稍為疏滌可也蓋伏豈必木乎

胡孝廉夢

吾里胡孝廉款闕以貧作塾師齋中有屏繪是關王像不安令撤去仍屬其家更製防襲忽夢王與語且曰吾與汝易心肝好中遂破胸取出以他心肝易之夢中怖甚醒猶負痛三日感念詣廟謝是夜又夢王大聲曰可努力作男子可努力作男子云遂於庚子中楚榜其人髯而毅烈至孝異日必作男子事

邵武守王公

邵武守王朴齋澤籍京師人壬戌進士於萬曆丁酉擢甘肅苑馬少卿正月過家卒已五六載忽白日到家擁騎從儀衛甚盛分處家事對妻子如平生其時為從人催促甚急謂期不可失公曰畏此簡書遂去蓋徃赴某地神任也厥嗣郡諸生庭植常與人言謂信然劉廷伯談

金龍四大王

陶駕部懋中北上阻舟宿遷其地有金龍四大王廟  
巫能降神定風候陶獨不信時越中茶船七江右紙船六皆泊河下因曰如神靈諸船人皆可附之作語何必巫幸以請已而神果附紙船一篙夫其主人則熊某也曰明晨風息諸船無恙但熊某當以羊豕祀不然船底受日晒耳熊疑篙夫索食益不信明晨風果息皆相次張風行日正中忽旋風錯熊舟不能脫舟覆于金柴懋中談

龍王駕過

分宜邑令王某某子即王百毅外甥方弱冠天大雨漫以手指點雷擊處是日暴死竟日始甦曰雲雷之際乃龍王駕過城隍神謂我不宜指點罪當死檢簿謂我善行多故冒生還蓋龍王過

城隍送必出境而始返也朗哉談聖人於迅雷風烈必變有以

巡河神

廣濟寇淑行多長者為晉民稜仲子以藩司掾之京忽有沈姓者來必欲淑與偕行問其故曰我亦適京夢神人語曰汝此行不得龍江寇公相救不免必公也遂與偕已渡黃河風浪大作舟且覆忽一人拉沈坐命勿驚不省為誰而淑視乃其故父稜方急不敢問抵岸忽失所在舟師皆謂無見神所謂寇公乃稜也故子兼及沈矣淑後夢稜謂上帝以己忠直命為巡河神其家寇山人巨源談

王司徒鬼獄

孫鵝初曰邑先正王司徒儼以陝西右布政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高唐生楊才顯以博負殺其友艾鑑一室五人有司誤

坐鑑兄又逮繫其子公遇高唐遇旋風異焉以其夜禱城隍廟  
彈琴張燈不寢有五鬼血淋漓泣廡下言歷々可聽次日謁文  
廟察諸生有色動者擒之則才顯也鞠得實論死山東人傳為  
神余徃在諫垣與年友禹城楊子漸同舍談及此為言其詳蓋  
才顯殺鑑時鑑隣某叅政女刺繡處樓上樓高聰卑實備聞其  
詳旦日語其父父不敢發以王公方正衆所憚類包孝肅特以  
告而王公亦援神為證云乃知天網故不  
雖謂女之聞即鬼  
之翹可也彼叢毒殺人及暗中刺刃者其獨無天也耶

陸秀才

蘄陽顧曰巖公言作大叅時某郡有陸秀才夢為閻王而同邑  
某別駕為已判官別駕甫自宦邸致政歸一見陸便引避執禮  
甚恭人問其故曰嘗夢公作閻王我其判也亡何兩人皆卒別

駕卒時囑其子曰必着我以綠袍若紅袍閻王服也子以其語為譖不聽仍衣以紅自是夜常聞父嘯聲兼擲瓦礫不絕不得已開棺易袍而患始息寇巨源談

孫昌裔夢感

福州孫昌裔字子慶為進士承謨子寓京在莊太史梅谷公宅與太史子喬申同授經於吾里曹孝廉孟彥癸未七月七日感牛女之事生固旁通古文詞因為文通于牛女本遊戲翰墨耳是夜生忽暴卒第心頭微熱莫知其故越三日忽甦時其父師皆聚哭屍旁生注目視曰我在此耶須為神妃召去所居金屋瓊樓綃帷貝榻侍衛皆妖麗姣好群歌偶舞日夕留款不絕欲成伉儷裔思父不從辭歸旁為勸解而義彌堅妃始為祖餞共張絡繹相接於道歌姬侑觴皆有戀別之思醇醪遞進未嘗絕

口不知別成景象在父師旁也商與申皆駿材後歸就試于督學使吾鄉耿淑臺先生並居首襄王神女之夢果有耶孟彥談

沈怡虛誓

沈文雲間人與子怡俱以好奪反赤貧適有倉官赤城人老無子因下說詞鬻怡以子之矣亡何逸去又亡何復欲返不遇為賺奪計耳惴知必拒已乃率衆誓于城隍廟曰倘再違背必死赤城渠原無歸志藉口赤城猶為虛誓對神猶狡言也其人信之又得返已罷官歸滅迹無有久之與其黨無賴九人共犯文閭罪皆城旦春而怡驛得赤城抵驛即劇疾呼曰我陽罪在赤城陰罪在雲間今去也遂死竟如誓死赤城虛誓而實償也皆莫測神之為用矣予僚顧羽長談其里事

長洲民仇便

長洲彭華鄉民仇便小姓暴富與同里周之家有隙周田當敵十畝正垂穗而仇乘夜率衆尽拔去之明發周徃視慘恨莫知誰何彳亍而帰遇一老問徃南山路周指示之因問叟何來早若是曰是大異事昨暮過宿龍王廟至夜半神鬼走動喧呼聲漸近懼卧神案下避之已而燈火熒煌紅袍金幞兩々來過廟神伏迎來者曰此地仇便拔周某田苗患最深重奉上帝旨遣雷部施行仍禍其家廟神對曰已奏聞矣故一夜不睡來早也周驚不敢對老去向人述語如此皆哂其誕至七月便屋被雷擊破人始駭異尚謂禍止是亡何便死有三子復死其二家業瓦解顧朗哉談便之厲人者小而自厲已極蓋苗為天生以養人之物不獨為周有也

雷總兵

陝鎮雷總兵同某戶郎聯輿郊行忽見地上伸一手出呼問從人皆不見輿已過潛令人物色其地亡何有好婦以縗蒙首來俯有所拾而哭甚哀因拉見兩公出所拾乃銀伍兩稱其夫死無棺僅有一子鬻銀伍兩而其主吝不即與故往乞而見銀于地拾之今不顧得也兩公曰此天賜汝賢婦金出指五者示金五也總鬻子之數各捐金十兩並五金給之而臺省諸公紛以金來助賢婦賢婦以襄事兼為子資州倅浙東陳九河談

閻王殿

嘉靖末年宜興大疫死者相枕藉有二秀才俱死同上閻王殿一從東廊上一從西廊上各相盼以目後俱活東廊者曰柱上對云天道地道人道鬼道；；無窮恨不見西柱西廊者曰胎生卯生濕生化生生；不已其說陰司他事皆同李太保談

大中丞李月賓

李月賓諱已磁州人乙丑進士立朝直節斷與大司馬石公屢抗疏廷杖下獄貶斥後起用歷保定大中丞其往也痺嘗憩一廟中見土地傍鬼持善惡簿心憶神果有知乎方假寐即夢土地來謁以簿授曰大人官祿在其中公取閱已往年事皆是然至五十三止無有時公五十二詫曰我明年死乎不悅此猶是夢出就道忽獨見前土地持一簿迎於前曰此簿是大人者前非也公曰汝寬吾憂乎數命天定獨國恩未盡報耳不顧去抵任僅五越月明年萬曆甲申春卒方病劇諸醫以藥進公叱去始語所親談所夢及所過土地如此知無生理也公名臣久膾仕家無贏餘諸郎且以素業紹家矣

宗觀察文

宗先生子相始生女十餘歲巧慧識字先生絕憐愛之後病卒  
卒時囑曰金鐲在腕勿去也從之後先生卽騎省於燕中春日  
郊遊忽見一廢廟；中女神積塵滿矣偶拂其腕金鐲在焉締  
視是其文物而神貌亦微類女大怒撼泥取鐲歸即語其所親  
禮曹司祠廟者令以淫祠焚之自是頻夢女索鐲索居語甚厲  
激先生不為動然歲不數；也及入閩振文鐸夢始頻仍先生  
歟才二三日雖黃千卷文理批評皆能口誦文至是始盡見常  
清亂之或加塗抹先生無能為計竟悶死

雕匠婦

無錫人范某居城外橋頭賣飯而婦少媚有客來寄食與婦私  
蓋盜魁也因秘語范曰汝賣飯日得幾錢能從我不慮乏黃白  
范領之客因持物出售而故高值不售第察可與語者誘至僻

地絮語因吐實此鳩盜方也不三日得十人先是有雕匠積貲  
別設皮肆人謂之饒因往刦獨其婦卧榻上受箠忍死擁衾曰  
微貲惟所取但勿令婦人裸見見必死也因道金及首飾在某  
處實無幾何再入二家聞喧聲散去亡何有人適市購蒲履屨  
小不入足輒裂棄之而偵者在旁已知是盜跡其所往皆得獨  
盜魁失焉六月行刑先後皆死雕匠始訴於城隍廟至是割羊  
豕謝乃婦忽暴卒復甦曰有鬼卒逮我至廟曰吾王謂汝貞婦  
死十二人而祭無五饅首何其弗虔婦乞憐因曰盜魁不得何  
謂十二人曰已別攝之矣過廊下見諸盜皆受地獄苦刑忽有  
功曹至曰此婦小過不必上殿可縱之去故活婦平生未入城  
乃能歷之道所見其中一江右士人秀眉纖指善臨池硃以避  
難出遊者自為招文主者悼惜而不能赦吳無珍說

王文成浮海傳略

王文成公於正德丁卯以言忤時貴篋辱幾死謫丞貴州龍場  
驛地道杭僑居聖果寺恍惚夢烏龍大王來謁撲頭紺袍形甚  
怪屏從人語曰君七月二十一日有大難奈何公甚異焉因求  
避患之術曰試善避之吾竭力相庇言畢而寤及期公在聖果  
反扃瞑目坐至午忽二人壯猛如武士排闥入曰爾在此耶吾  
從聞踪跡至此因挾以刃取道從山後行縛公於樹一人持刃  
前忽二人音紀沈昱者躍出松間忍以官府及幽冥報復之說  
解救甚力其人附耳曰一權貴遘疾巫嫗謂汝為之勑殺汝此  
朝命不敢違也忽解縛曰更前數里謾之遂驅迫至湖邊夜漸  
昏黑因反縛以布衾蒙首畀之疾行數里曰至矣覺胸悶受一  
挺即乘水自是昏眩不復知良久漸甦身仰卧水中所縛解蒙

盡已釋去以手反摸如有物負之繩視波濤如屋上行光怪萬  
狀波及唇吻天漸明抵岸見數人掖上綿兜子至一宅因甚不  
暇問主者解衣熟寐既醒見一人坐床側曰僕高明也君忘之  
耶公憶徃在京聞有高明者善攝生寓神樂觀與徐中書訪之  
後傳其人死不知在此曰吾未死館於吳老先生耳少頃一人  
戴鋼火帽容甚偉前曰知君忠義士故爾相救得無苦乎即吳  
翁也吳去獨高侍左右服役皆麗人公不欲明燭徹旦明日謁  
吳翁堂甚高粉繪輝目珊瑚高三四尺吳肅客入公就賓席膳  
畢遊書屋亦三間類世捲蓬圖書珍玩充目莫可名狀返則列  
筵於堂餚食精絕已奏樂則海鹽人扮琵琶記艷姬數十人魚  
貫而出金翠珠璣光彩射人飄重裾曳長袖為回風之舞歌白  
雪之章巧於應節雖亂而不亂如是累日公作詩贈高贈吳翁

後為吳翁題唐宋名畫及談經史攝生書甚悉公苦辭歸翁張  
筵為劇餞曰君難數猶未脫即還亦必遠行出月則善矣高與  
吳亦皆有詩為答而餽金甚厚公皆不受借高馬尾巾及櫛具  
耳既別卧舟中五鼓達岸則有輿已具沙際四人舁之至一閣  
隱之見天風海濤四字知為閩境日夜疾行忽至一市人物充  
塞時朝中有微行者眾疑為錦衣官咸避道入一寺肩輿止門  
外公求飯輿人與人忽不見大駭步造婁野亭賈守亦至公言  
所從來二公驚曰此去天風海濤千餘里兩日而至何神耶留  
數日回杭向所偕巾物漸失去因之烏龍大王前拜謝忽一黑  
蛇長丈餘自梁垂遠婁僕數匝遂投神座下方沉江時音沈二  
人索家書公為詩曰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至此意何如身曾  
許國生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論遺骨葬

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夜潮聲泣子胥此其傳略或謂行刺者感公義已釋公々故托言鬼神俾其人得返命此學者以不經近怪而為之辭也鬼神助善實有此理不然稷覆鳥羽舜逃焚廪浚井張子房脫大索受書圯上皆非耶而又何疑于文成

吏部二土地

國初某天官見一謁選者短而髯曰此土地也其人帰暴死赴部土地任而其地已有土地不納相鬧夜復見夢于天官曰天曹一語冥已除注第赴任無所奈何天官訝然知已有是語而不虞以死授也命於承發科另立土地廟至今吏部有二土地而此獨靈顯

董尚書

湖州董尚書份里居子道醇癸未進士南工科給事中孫嗣成

庚辰進士儀部郎嗣昭乙未進士簪組蟬聯威勢烜赫田園甲第蓄產益鐵皆甲三吳幹奴乘驕負嵎蚕食鯨吞怨讐者衆給舍公偶卒配茅夫人乃憲副茅公坤女方治喪盡坐忽地磚縫中一人躍出烏帽綠袍蒼髯赭頰氣色甚怒僅寸許忽成尺許茅夫人大駭長懸曰公儂耶鬼乎怪乎胡為乎來耶其人曰皆非也我土地神耳汝家為衆怨鬼所奏上帝赫怒將行苛罰以若獨行善奉慈法故相報茅夫人伏地哀泣斬免神曰不可忽不見未幾河南彭公應參按浙收民訟詞至二十箱捕繫諸奴輕重置法田園蓄產一時分割十不得一嗣昭新第卒長安儀部嗣成病脾卒尚書公八十二以憂恚亦卒獨茅夫人享年得眾譽其里郭張虛談當其時世人皆聞夫為善為不善之報不必神語而神幻出者神亦欲以其道顯也神出為異理則不然

霍氏之門狐啼淮水濁灌氏族祇足為盛滿前車然觀神語以  
怨鬼群奏天始降罰則天何嘗以盛滿嗔哉悟亢龍之悔而自損  
勿致騎虎不下於道庶乎

箕仙為關雲長

吾里蔡孝廉氏愚一日于關廟請箕仙問功名批曰一個心腸  
要做仙一個心腸要做官可能磨鐵硯就金丹是是功名在眼  
前慕問來者何仙曰即是雲長時孝廉留心黃白故刺之而次  
年果捷

箕對

嘉興舊有對無對者曰西水關西三塔寺前三座塔乃其郡景  
也一日詔箕以為請即云北都城北五臺山上五層臺

李錄子

麻邑李據住周家冲子成童就外傳性誕肆往事某貴人童時  
詈神何不避之神見夢於其師畏避之亦效相詈而師得神夢  
言其罪被朴而詈增劇師又夢神謂爾徒如此某月日令虎飼  
之是日其親閉兒室中令勿出日且暝忽田間奴客鬪喊親出  
解兒潛出及門果為虎啣去劉維茂所親見

鷹神

泰興劉太宰機未第時郡中偶有鷹神乃一獵鷹也能為人言  
一日飛入公宅公家作糍以飼之其奴作之不潔鷹攫其帽若  
懲之者呼公語曰公大貴他日當得八人槿轎參贊南畿已而  
飛去後皆如其言

圓光

肅廟時滁陽有為圓光者令嬰童於光中觀形象以定其人貴

賤而王嘉賓孫世琦韓憲荆三生同業因以功名問嬰見王家  
服青蓋孫金帶黃蓋而韓惟巾服一人背藥箱隨行後王登癸  
未進士拜御史韓亦廢業以醫名吳越間獨孫無所驗至萬曆  
辛丑中武科進士距問時三十餘年而竟驗此最稱偽亦有不  
偽者三人是也故偽必自誠始偽多遂無不偽矣

### 黃州渠油

黃州市民渠生貨油為業人呼曰渠油壹意嗜利每作油時乘  
熱益以便溺幾三之一謂其可相雜不妨點照因是獲息頗博  
家惟一妻一子子忽告母曰爹身畔常有獄子抱枷棒隨後屢  
言之而他人無所覩父固莫信又曰我將死母亦不免緣人買  
油去不惟食用亦要供養天地神明奈何混以穢物罰謹深重  
福至無日矣未幾子母相繼亡渠悲泣不已遂感奇疾如受拷

掠痛苦萬狀家貲索然經歲而徂見夷堅志以黃郡事錄之

趙文部

趙文部重一先生始令膳邑苦旱兼畝不均公銳意均畝而  
逗於豪強謂不可然禱於邑城隍神歸是夜夢祥鳥千百集鳴  
庭樹喜曰此鴻鴈來歸之兆神告我矣竟履畝丈均之仍藏其  
冊於石室為父計是時逋民歸者千有奇外境占者二千有奇  
頃成樂土旱不解則躬禱其誠不啻剪爪桑林雨應期大沛轉  
歲為豐而豪民張弘濟弘猷橫肆謗讟飛語陰中公復率其僚  
詣廟禱誓持法益堅弘濟母感異夢謂神當降罰白日其家碾  
磨不推自轉弘猷已中盜戮死距禱日適月一週三禱而三應  
必非偶然語曰曲木忌直絕故廢乘之謗孔不能保其始乃公  
屹然如山法行而恩始見天寧以人之惡寒而輟冬哉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一目錄

畸墨篇上

洪孝廉所遇鬚客

葉公所遇僧

方士張君就

夏桂洲相國

御史大夫吳公

吳冢宰張公子

分宜子世蕃

柳道彥夢

許督學

顏維喬先山

先太史

高長垣頌德碑

歙令運貲歸

輕死者二人

虎丘病僮子

丹漆墓文

旦歲河洛入人楚

新婦言動

周練江謁方伯

某明

欽僮義完

黠僮如兒

戚大將軍

王通甫博士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一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華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枚

繡谷

唐歲

伯成

梓

畸墨篇上

洪孝廉所遇髯客

嘉靖初兩廣總督洪公有子景儒孝廉赴試下第歸舟抵臨清  
聞父中彈章旨下部議甚憂忽隣舟有髯客相遇從容曰君所  
憂可知也今於某某諸權貴及君家年伯某圖之不出二千金  
耳孝廉曰誠然第何處得許金時亦何能及客出諸權貴及其  
年伯某報書一一授之曰已如數行金於諸人得完璧矣而即  
有報者謂如其言也孝廉甚感且駭曰君何求何施於所不知

之人若此曰此細故耳我常為人傾金何足稱遂與連舟行孝廉必欲得所欲曰君明歲謁尊大人其日方戮大盜此不可免但冀緩三日耳孝廉益疑曰此何難但其日何得有此曰後會當自知竟別去明歲省父其日棘門果縛一大盜將行刑顧視乃髯客益大疑入白父托故緩三日竟戮皆莫知其故越十年孝廉判某郡遊西湖天竺間忽遇髯客曰前縛而戮者非君乎曰然否縛者我戮者吾義弟以貌類我來相代也數必宜戮一人遲三日者俟其來也我就縛而前此從公遊又小有營為彼司獄者亦義弟故得縱出及期來也我橫海上欲有逐鹿之獲顧阨數且不可逃况大事乎已散蒼海之資作黃冠遊七臘矣當時固已知有今會亦數定言訖大笑舉酒豪飲劇醉而別徧覓不可得新都吳梅陽說彼大聖慧人於仙釋王霸皆得

要領故出此八彼昔子房朝赤帝暮黄石陳焉圖聞宋祖浮甕而墮驢皆是也曩客其流與繇是而觀竊王竊仙釋其為道同也特非人莫識耳

葉公所遇僧

葉公夢熊歸善人為諸生時讀書野寺月步楞嚴堂西角遇僧  
邀語甚契約采夜再會公如約往而僧已先至曰公才貌異日  
必有郭令公勲業慎自愛遂口傳兵略公亦知僧為異人傾心  
禮之將別授錦囊三個囑公曰遇事急時開無泄也忽化為大  
長白蛇從殿角飛去公歷官南司空及荆西夏嘆劉之叛無不  
驗云何本江謂謝別駕談

方士張君就

都御史宋公應昌經略薊遼任方士張君就張不知何許人嘗

遊齊魯間精術數兵略宋公得之與咨謀後公刻有備倭謀略  
內一二條不經皆張所授也如云倭刀甚利但得硬木條乘空  
斷其手指又云倭舟用鐵鈎我兵舟小輒為引去合用驚鴻卵  
清塗舟板使其滑而難就又發白牌二面一稱天兵一稱神兵  
其果可用耶何本江謂栗菴談

夏桂洲相國

夏公為閣老時值上崇熙事內閣諸大臣皆道服而公獨服  
儒以是放歸節高身樂矣時與一豪民齒長者會飲豪民侮之  
且欲踞其右曰汝既為臣與我等公慚忿故從中命後退而竟  
謫死於相嵩邪正不兩立身既退即與野人爭席正可以自全  
而復置是身俎上欲從東門黃大何可得耶其曰姦臣在側岳  
少保且不自免千古明鑑又其時諺曰夏桂洲不知休晴時不

出屋直待雨淋頭嚴介溪好痴迷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  
與來遲徐存齋慣使垂閑門家裡坐禍從天上来高中玄不要  
錢一心直要柱檠天爭奈東君不見憐風刺犧然矣

御史大夫吳公

御史大夫吳公時朱以諫議奏劾分宜父子奸貪誤國語太激  
世廟大怒庭鞫問是誰所使曰為孔子孟子所使又問此何語  
曰孔孟教臣為臣當如此是其所使也天顏少霽得釋戍邊已  
詔復職李維寅談

吳冢宰張公子

正德間嘉興吳冢宰鵬欲中其第三子而御史方出按浙提塲  
因謁權璫劉瑾值其出即拜堂下瑾知報謁問故鵬言其情謁  
子不中不來京而老妻念之也瑾歸詔御史命之御史曰卷佳

即中瑾大怒發粗語辱罵曰卷佳何必我言御史八場高中之湖州中執法張公永明子入省試三司諸公一時來謁公子於坐上曰那位是提學先生學憲曰我是公子多與一揖是時一副使不平入場得其卷焚之諸公無能用情竟不中而歸舟載鹽二三十船無敢問者可以觀時矣勢在閽貴則閭貴重勢在執政則執政重奔車之上無仲尼誰為勁草

分宜子世蕃

分宜相當國時朝貴以筵款即就相宅設筵及時但請出把盃耳一日相出少坐即以倦退曰世蕃陪客及蕃出嘆父喚已瞠目周視復入曰閉門其時門即下鑰凡堂中諸有悉撤如掃諸公無可為計據地達旦某公旦有朝事不勝張皇幸與其幹奴雖前告以故得獨從後門出復迤邐步至前街得輿馬歸蕃之

棄客相未必知奴之困客蕃未必知皆權勢所使豈翹君門萬里有客方病脾蕃知之故與飲噉終日不令起而旁門皆閉其人強自持及上馬溲穢即時及趾蕃卧吐唾皆美婢以口承之方發聲婢口已巧就謂曰香唾盂後籍沒其家予里某君方理其郡奉臺使檄往見榻下委棄織成綾巾無數不省其故袖其一出以客衆有知者掩口曰此穢巾也每與婦人合輒棄其一歲終數之為淫籌焉驕侈傲誕如此不亡何待尚書趙文華者蕃狎客也其媚世蕃又異偶於世蕃第鋪錦罽織成雙陸點位曰雙陸圓別飾美人三十二衣紫緇素各半曰向雙陸以進之對打而美人聞聲該在某點位則自趙站之寒月腕皆不出曰向雙陸與香唾盂正可作對則所謂向屏風不足論矣一日蕃謂趙曰華馬趙即伏地候乘而自郎中亦其狎客也即伏作馬

杭蕃因晚而乘之行數步蕃呼白作白狗一日令人以煤塗面  
曰此黑狗也白狗華馬又可作對然世蕃才絕敏諳熟國朝典  
故邊事機宜諸事務輕重非世蕃分處莫當上旨亦實出  
上命故君父皆倚以為重寵日盛而勢益張禍亦益深也以任  
子秉樞衡真古今異事其如小有才徒足以殺其軀何薛考功  
有言分宜之八百萬金華亭之二百萬頃皆近代所未有然以  
其富言而相業固徑庭矣

柳道彥夢

柳道彥性迂緩而多疑好思凡事居常仰屋思不已往往謂遇  
不得暫歸旅宿夢身珮玉環金殢二物皆其家觀音堂供棹上  
貯物思之環者還也且賜環主恩也殢者憚也又脫手不還  
之物其戒我勿往乎遂止不行而次辰同行者遭破冢之阨身

幸亡恙返抵京果得選有靜寧廣文之命又嘗在旅奴子盜其  
金亡去資斧缺甚乘款段行兀兀夢人書一陋字視之思得陋  
餠枹耳乃是人字轉手入懷物尚不失行行忽見一肆所賣餅  
麵因思得餅麵者丙乙也於陋字始全其在是乎下馬入其室  
果得奴子而金尚在懷凡此自謂得思之力其亦善慶之積神  
啟之與故曰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又曰誠無垢思無辱良然

許督學

先太史稚欽與閑中許少華宗魯於未第時有燕邸平康之遊  
及隨州頭維喬木皆詞盟昵交已皆成同榜進士顏與太史居  
翰林諫武廟南巡廷杖不死謫放歸而許來督楚學謁太史  
太史蓬首白衣迎不下堂許一見即為蓬首譖曰京師市語尚  
記否曰何云曰旅病客獄罪囚不着冠裹包頭太史笑曰爾但

能作市語提學耳及去郡太史高帽紅鞚金鞍駿馬送於河濱  
許望見曰還是舊時王二官人後屢謁顏顏避不出咄咄故  
人竟不可見乎一日鎖棘試士顏着白衣手提筐篚貯獨鮮餅  
醡搗鼓欲入門吏以聞許諭諸士曰今日吾欲與故人傾倒耳  
且罷試歸明日再試顏入即命烹鮮傾醡共醉日夜蔬果餚載  
隨厨所有而語皆不及時事太史子予兄考下中無所間此皆  
先民倣放中氣節亦其時過軸使然今必碍體局或緩彈文矣

顏維喬先生

顏先生未謫某州州有豪民恃貲結官府夤緣為姦利橫一方  
常自謂若要制我除是閻君而公來與其所言姓同怪詫急走入  
京師謀移公去公已聞其橫因訟者紛然即捕置之法榜  
擊折足京師諸受豪賄者交為萋菲中公罷歸平生與先太

史交最驩先太史詩曰郡已職豺虎時翻忌鳳麟以此先生腹  
笥甚富堂上置四櫃皆其所熟讀書客至掣取背誦為賄先太  
史家有良馬日行三百里先生曰雖能遠馳至二百里行已緩  
太史心知其然曰此何以故先生曰此馬蹄內有肉子行父則  
子腫負痛耳博物皆此類

先太史

先太史稚卿林居掃軌謝客有微人丁生上池良于醫以故人  
入謁太史曰微才窟謂我文如何曰無不讚嘆稱絕世但不謂  
易成篇耳太史曰試擬一題曰即贈丁生可也時正刮髮呼童  
子口授巾既畢而文成今集中上池篇是也生出曰不如此激  
他一年也不可得後有施生兩踵其術乞得秋水篇亦是語頃

高長垣頌德碑

長垣縣令高君平原人大墨治內建有碑頌已功德為郎中張公撰主政李公書萬曆辛亥自上元日始整一月碑頭無故搖動不止又畊人犁地得卵大如斗令以沉黃河碑文亦及之乃民間謠曰碑搖頭鼈下蛋不多時捉知縣已高為制府叅論罪城旦二公以撰書左謫高諱知止何不顧名令龜搖不止也得無謂不然不然乎

欽令運貲歸

欽令妣某江西人大墨有士孫某與其黨為鄉人訟欽求濟姚待之甚薄會遣其家幹運貲還鄉士因曰歸無貲願得附舟往猶濡君惠也令大喜從之白君在舟不患乏主人矣及還抵岸士集徒衆奪其貲半尚十餘扛其家惧速官謗噤不敢言令聞氣絕方思古談令固善盜而士為胠篋惟恐其賸鏹之不固故

巧者必遇其敵也

輕死者二人

萬曆癸未榜死之奇者一為洛陽人捷後橐空日夜望家金至  
父之弟至而其尊人以子貴侈大雄于妓樂累債已百金弟所  
携坊金又于途以花酒盡兄聞此相對閑坐至丙夜氣絕後尊  
人與弟皆流落餓以死其一忘其何許人諸皂歛釅分者叩門  
稱其姓名乃京師故習此公大怒相詬詬不已曰我何以生為  
哉是夜自縊死鄖國程凝之談朝廷作士其難如此而量不能  
容勾水豈所謂死重泰山者耶

虎丘病僮子

姑蘇徐進士三錫未第時家有僮病厲且死棄虎丘僧舍僅有  
餘息周幼海達寺見之憐其韶秀守視調護稍甦載歸手供乞

餌得不死寵置齋中漸通文筆名曰依仁時周製新樣小素扇人所嗜又自寫詩其上至千百盡以給僅令鬻以自贍因大饒徐知亦不問以所棄也一日有小隙遂攬以歸周大窘集數百人駁奪不得兩訟於都臺周公下郡理時先伯兄理郡令徐出僅而周納金百二十作值已解會周發言有餘憤而徐益甚當出僅時剪其髮兩家交怨又數年不已曰依仁者言棄依不仁也怨已胎矣

丹漆墓文

尤仁卿業堪輿言嘗遊昌平為其家卜牛眠絕世其家以葬母開礦已有紫漆棺而丹漆書其前方漆凸起木上燭之蓋亦婦墓而其夫所為文仁卿尚能記憶而予稍為次第之云某里人盧孝妻祝氏月英父某母某孝始聘其姊姊為權力者奪去父

母以英續盟英貌莊性慧事舅頗極禮敬女紅經史音樂皆能  
精曉日不廢書夜必刺繡夫婦唱隨未嘗離捨偶患脾渴而前  
勢力者復欲謀奪英鷹犬之客平起風波英憤恚火鬱暴死歸  
孝三年年二十一歲驚魂兩飛不知離合死不知生生何以知  
其死盡力營葬恨無再遇之期血淚如麻不能止息散衣十九  
件皆英手刺花鳥人謂盡工不如並其平生玩好悉以歸冥至  
正二年某月日夫盧孝撰官家知地言因以母棺覆其上而仁  
卿名益彰

旱歲河洛人入楚

萬曆己丑庚寅間楚大飢厲而河洛最甚蓋自北而南宇內皆  
徧人多相食骼骭滿道河洛大家携妻子乘驃馬着綺縞擁臧  
獲投楚山中大族屯住糊口莫有違慢者其行又必捆載以往

相遇遷徙而去是已始還特以禮食耳而其空囊倒囷無異刦也千村萬落鶴犬無聲閨戶死厲弃骸無收流亡滿道喪車塞途始聞有鬻人油者值極賤而尚有大家成寄公之禮以楚田土受旱又通舟楫不遠盡困也嘉靖戊子楚大旱先大夫塋骼及是予率由之日給錢殯者簿記存焉皆不下五六百蓋身兩經焉

新婦言動

予里有嫁女於山中者半道大雪夜宿于所親家其家但知姓女以火而宣雜中遺壻僵坐客堂女獨曰壻有火乎家始火及於壻得甦周侍御言其里董安有嫁女者隆寒渡河壻馬驚墮起之無衣可更女令人盡去壻濕衣而出綿被裹壻納輿中自乘馬歸是夜婚合此言而得其當也即非可宜言宜行之時而

不失其正所謂權而得中乃禮也聞是時人皆賢智二文而二  
婿終身篤愛有加也故禮本人情權生於變即兒女子倉遽自  
有義何由外

周練江謁方伯

下雉周包荒練江先生上壽高行予年伯也嘗語予往令蜀鄧  
都有方伯北觀過縣宜得停泊而此公廉峻恐費邑人舟即過  
去周拏小舟追及以薪末下程請許之左右因徙樓船以手招  
諸給事者於遠岸蜀水迅疾舟小人衆至中流掾諫門厨而下  
數十人皆沒抵衙門空無人公本意惜民而貽禍至此故凡革  
貴人亦宜為下邑慮可停則停可受則受方盡人情昔子貢不  
受贖金子曰使魯不復贖人必賜也聖人之不貴果如此

其明經滇南人寓京過一鬻珠者肆其人設小餌啖之曰明辰來看珠至則其人迎謂可往寒家也有好珠矣即呼輿輿生自驅蹇先之凡七八里至一大第堂樓整嚴最後一院門開有少婦出迓門即開其人亦出矣生錯愕不知所為然婦異艷笑曰無傷但相娛耳內僅一婢食餌皆從牆車遁至三人分食之婦亦有期應呼出若往侍其大人者居已半載竟不省誰氏一日婦舉酒屬生泣曰君歸矣前途善自愛皮箱二有少物相贈生痛哭夜出至堂皇適主人張筵設樂金貂滿座生皆不夙聞乘闊雜出至門已有輿卒負箱者在焉即馳之至大明門街止箱在地輿卒皆遁去夜漏未久生念某家可往獨箱無負者忽二人出與負箱抵某家二人置箱其地又去某家見生大駭曰公家人謂公已死歸矣公人耶鬼耶生告以故某家亦大懼

慮及禍不為客禮宿士於門外及明士始屬人携其箇居邸店  
尋大第珠肆皆不可識驟為歸計發箱皆婦衣襦繡綺精好鏹  
金百足為資斧歸滇歲餘思婦不已卒大第必貴人別宅婦必  
以避妬出或為借種子計耳然機甚微而情亦篤段段奇妙如  
羚羊挂角非哲婦不至是生非獨以思婦卒以是髓竭不竭不  
出也然人猶以為奇遇至今為口實曰何不往鬻珠者肆是未  
知禍水而孫鵬初無道生姓名其所識者

歛僅義完

義完者歛方氏僅也方氏以賣販遊江湖間義完長相從給事  
甚勤而性悍驚髮赤目黃額突兀齒牙半張出唇外時時佐楫  
師擊榜楫師自謂不如也次富陽揚帆中流倏有物如足練奮  
濤絕瀾逆舟而來義完心知為巨魚遂挾橫艦板伺其掠舟過

一躍乘之與巨魚相持乍沉乍浮俄而側身倚橫艦板而以兩足迭激波力疾而來舟中之人皆毛豎且訝且喜義完乃出巨魚波上令舟中百指挽之隨以身騰踴而上舟之長得四丈自艤至檣當四分之一置魚於艤不及檣間尺有咫烏魚尚呀呷頭嶄嶄然目如燃燈鬚皆張蓋鯨類也義完持斧斷魚有二鯨在咽中大者長二尺意方貪食此二鯨而忘其為人所制也於是並腊以為夏稿而以頭烹饗客凡二十二人無不饜餐者獨其主人猶心悸不肯下筯是兒涉大江徒手掣毒魚遇飲飛遠矣故材力猛敢之人世未嘗乏也或顯名於諸侯或不免為賈人僅則所用之時異也見亡友胡茂承傳而予節錄之

黠僮如兒

黠之吳氏有僮曰如兒驕縱不事事主人厭之使還食於其母

母使牧犢溪潭上已躡躅來觀群兒為泅以嬉已亦從群兒游  
泅以嬉久之群兒見如兒泅顧反閉目駭怖如兒有時倒置兩  
足而以額行或翼兩肘波上而騰以馳或立峭崿側注目潭中  
倏忽翻擲以下攫魚鱉而出語人曰吾初沒水時見水皆血赤  
稍則蒙々然如烟霧今不異游虛廊中也母徃餉如兒加兒自  
水中躍起母大驚怪明日徃覘之水深數十尺清洞如鑒俯見  
如兒裸寢盤石上連下石軋其背如兒撒旋以出母泣笞之如  
兒曰我牧倦思睡顧日暮燶我蠅蚋又擾我水卧殊不惡奈何  
笞我乎古說家所記逆泳者有矣鷺沒者有矣未聞有潛而寐  
者也其所謂相忘於水者耶忌友胡茂承亦有傳而予節錄之

### 戚大將軍

大將軍戚公繼光其夫人戚猛暉暢軍機常分麾佐公成功止

生長嗣一人亦善戰置在前隊軍法反顧者斬偶與敵戰敗反顧公即斬之於是將士膽落殊死戰復大勝夫人以是不無少恚而妬亦天性公每入幕目無旁矚或教以置妾別業者果匿數姬生三子夫人每握刀突至其地絕無影嚮蓋于曲房通別室其扉墻磚巧於合縫見牆不見扉惟公獨入之耳久之以一子託言某孝廉子可以繼嗣卽令孝廉處以西席夫人大安之一日念無子涕出有小妮子發前事夫人大怒約兵往攻之而一卒不令出恐有洩者孝廉急屬一力踰重牆報公公詔諸將問計或曰願以死敵或曰早避之便公曰皆非也乃自袒跣跪遙夫人諸姬披髮席藁各抱其子請死而請以子嘗刃夫人令抱兒起皆送還家曰首禍是老奴令杖之公即伏受杖數十門外將卒喊聲大舉乃已墜撻諸姬最毒罷歸由是公不得輕出

陰與諸姪絕令盡篋其所有各徙所適諸姪計曰棄妾非主人  
意何忍苟之乃輕裝適他郡披剃為尼匿女僧家梵誦至十餘  
年夫人歿始歸各擁其子

子之亡恙閔文學

談

王通甫博士

予兄王通甫博士諱同亨有志行勤授經晚始以明經屢遷博士  
歸性和緩而勁不欲瑣瑣碌碌所謂鄉里人稱馬少游是馬  
齒且八十有八子半逢衣二十餘孫日夕繞膝下口訓面課長  
者疵以避雨糊口之產分日就食戚里有招之者携稚以往座  
常滿而皆中禮度語曰治宅訓子可以觀士予甚欽焉即享不  
副德而據其偏長亦足雄快壺公壺中別有天地日月幽蘭叢  
生谷底翻風散馥不羨花王寶闈矣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二目錄

畸墨篇下

李文達公試餘姚

諸公所舉遙相負

善射者兩生

夷虜雪禍

鄧衡近俗

新婦制賊

潘內翰家婢智

瞽者智

汪海門遇盜

某青衿

白受兒呂鳴鍾

續斷舌

厨役斷首復活

東坡盃壺

士人女展轉落籍

楊閼兒

徵富人

杞縣疑獄

徐德婦

臨安荷校婦

下坡頻增

卷三十二目錄

汪太公歸婢

耳譁類增卷之三十二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震

叔永

梓

畸墨篇下

李文達公試餘姚

大學士李文達公先任浙省督學使微行至餘姚有兩生當門對奕或曰大宗師至尚奕乎兩生曰我何書不讀豈憚試大宗師能作百人名題目試我乎及試餘姚論題曰用兵最精策題曰孔門七十二賢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何功諸生茫然齊起跪問公曰千字文且不能記百人名亦不省何謂讀書固知汝諸生今科無一舉人在內餘姚科第極多是科果無一

人中貴人之言不獨朗哉談

諸公所舉遞相負

方遜志在翰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詆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芳洲嗾人論西楊子殺人伏法芳洲力薦徐武功武功竟置芳洲于鉄嶺武功為石亨畫奪門之策亨又置武功于金齒近日永嘉貴溪亦類此見今言予謂武功芳洲西楊皆以其自負人者為人所負乃天道之好還也此無他欲以垂戾明其無德於斯人其視陳戶牖之於魏無知何如

善射者兩生

廣濟有兩生善射乘醉逐禽於斬山後天暝遇雨假宿富人宋氏宋氏子厚款之歡如平生已下榻門屏小齊是夜大盜入其家皆逃匿盜魁聾而著紳踞堂中左右指揮胠橐發篋貲積如

山有二盜捉短刀侍二生熟睨之從暗地連發三矢射罷及侍者三人群盜錯愕欲曳三屍出不得棄所劫皆散走明日辨屍有識者盜皆得而宋氏一錢不失剗冢家宴客跪進金帛為二生壽皆却不受兩生稍近義節有韓王孫之風報一飧者惜三矢不著天山之績而以白夫小用並姓名失之也劉正叔談

夷虜雪禍

予嘗阻雪泊舟蕪湖其中人告我往歲倭寇逼河下以所掠婦女數百人半是粉黛韶秀皆相連繫而搜船俟其作勢故卒斷絕令其顛仆露醞以為笑資又在某地以嬰兒攢疊作冢積柴焚之亦皆鼓掌頃晤楊中舍謂達擄昔破石州以城中婦女小足皆從胫截斷載之盈大車而去其在庚戌虜犯都城掠得婦女皆裸淫於馬鞍之上故令城上人見之而沿邊擄入以皮條

穿婦人項下骨聯綬之逐馬奔歸則其恆也又正德間流賊劉  
六七躉河南北諸藩每破城獲婦女皆挾令裸卧草野环望千  
百俟其倦殲醉飽鼓而群淫之以為樂今細人居平世恒喜亂  
蓋不知其禍也

郢衡近俗

郢城田野貧民生女八九歲大略喜以廉值售之娼家以圖成  
錢樹子時瀆其波潤娼家蓄飾數年便以倚門今襄樊紅袖稚  
齒極多且賤皆其巷曲所不盡容而散蔓出者也衡郡俗儉歸  
女心厚查具故女多不育而寡少即倩販匹夫不二三十金不  
可得婦今其地婦及娼女多是掠買自他郡而娼最衆吾里圍  
鎮其掠藪也掠聚既多盤據穩固互相黨蔽牢不可動長民者  
從其俗以悅民往；執法庇覆以文字應上勾攝而已予嘗遊

二郡覩其弊輒為扼腕

新婦制賊

某家新婦于歸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會其地有大木觸門木倒擊破賊頭死其家舉火視乃所識隣人惶惑恐反以餌禍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人彘賊於內因舉至賊家門剥啄數下而去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夫所盜即舉至內數日夫不返發視乃是夫屍莫知為誰所殺亦不敢言以瘞之胡哉談婦智制賊妙矣人謂吉事遭凶不祥然而善運用亦無不祥故曰人之於禍福大事在天小事在人

潘內翰家婢智

烏程潘內翰家婢春桃者盜入宅獲幼子將加害訊家人皆避匿婢獨出曰金帛皆我所司在某房某筐惟汝所欲小郎何得

知盜競奔之皆忘其取去而幼子釋盜去人皆尤之曰汝必盡  
發其藏何故婢不答惟耳語其主人曰我識盜二人皆隣近某  
某即刦去猶我橐中物何傷於多不多不釋小郎非所以愛子  
也但當亟捕之耳亟捕人賊皆得而財溢於所失數倍蓋盜往  
所藏者陽與而陰奪以足以奪之也不意婢智有此充之南征  
之七紵庶幾焉藉令愚庸指名兒禍不淺矣

瞽者智

山東臨邑有四瞽者寓京師皆業說書忽一日行道各誇說在  
其貴咸內璫家說書得錢幾何傷一惡少聞之給謂某家喚說  
書引至墟墓無人之地出所佩金鉄擊瞽者蒐其錢盡一瞽獨  
曰我帶結不可解公為我解待我取錢惡少與解而瞽已扼其  
要害力持之呼群瞽皆來助擊至扶出其目睛盡返其所奪始

相携歸朗哉談高漸離筑擊秦王不中而返自殘不若是瞽之  
得執要害也蜂蠻有毒豈可以瞽易之哉

汪海門遇盜

萬曆庚寅汝穎大饑人相食吾里汪海門者勇武多力因挾貲  
往販北貨抵宿一家夜半主人諸兒頭出縛汪並其三僕將以  
殺食資裝皆盡其夜雨閃電光見屋簷上挿刀一把汪咬斷  
索頭釋僕取刀反殺主人諸兒頭檢取所失而並有其家貲他  
所刦者奔歸以誤食人肉但病目黃數月耳

某青衿

嘉靖間吾里某青衿毆人死時已暮其家距城尚百里憶得明  
是朔日即驅馬一夜抵學宮郡侯正廟謁而身導其前讐家尚  
不知方訟生於某夜擊死其子生曰課文城中已久其夜之曉

方導侯廟謁如爾言豈左慈二處分身乎侯曰然撻讐者逐之

白受兒 吕鳴鍾

涪州市民白受兒手刃楊學博之父文薦忠州市民呂鳴鍾手  
刃鄭司農之子于藩易維效談嘗記鄖陽村民有傭人辭去已  
數年忽挑其農具來求傭民已有傭不聽猶令噉以飯婦以夜  
不即為炊傭怒即持厨下刀乘翁媼寢熟將一家皆殺之明日  
自詣軍門請死時王元美鎮鄖以事聞于朝六月凌遲禍起一  
匙飯耳又王比部政孝義人賜沐在家萬曆己亥且赴京因飲  
餞於姻家忽旋風起庭中星月晦冥心動罷酒歸而賊已伏於  
門外擊破腦死莫知誰何明日賊自詣縣請死蓋其族弟素無  
賴欲售產於里人里人無應者復以售比部比部亦不欲遂置  
辱過當數日比部陰訴于令而屬以除暴不憚門子即賊婦弟

竊聽陰以告賊故憤激為此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凡事不可不察而慎之也

續断舌

塾師余君言其里南昌一舉子有鑽穴之行既父其夫知之挾婦齧其舌因持以訟於府司是時有人教舉子復以針刺舌斷處急剪狗舌乘熱接之即合明日詣訟庭示舌固在訟者受大械抵罪然狗舌稍長語常期々不如其舊可笑也

厨役斷首復活

徃直指吳公按楚時某縣以內役諸人食料銀進係一大錠諸人屬一厨役燒紅星鑿而瓜分之合數大少以聞於公公問誰所鑿以厨役對蓋即厨役盜擲一片草中也急呼之惧刑自刎一手持刀一手按未斷頸飛躍上堂而血如河決諸掾捲堂

奔避獨一掾取架棒擊落其刀始仆時予里名醫黃翁在衙呼視之食嗉已斷然亦用甘草末塗滿而乘皮束之公令縣供狀收養後聞其人活但頸微拗黃翁汝德談太平廣記載有壯士為盜斷首後自拾起置項上用繩繫之馬亦自伏以便其乘抵家續活但拗偏左則自昔有之語謂奔車之上無仲尼奔避良是故天子不近刑人而兵事以凶禮處之有以也

東坡盃壺

武昌一士家西山下掘地得古墓磁銅數件墓銘碑一方稱處士孔仁身且死凡平生故人貽皆以置墓葵花大磁盃二磁茶壺一為蘇子瞻貽某物為某貽事既傳而黃郡丞袁太冲公欲得之因捧檄譏郡志於西山與生往還厚貽之一日答及此生益匿不出恐奪已寶也已袁遷去生死一盃一壺質予里江頭

周氏予聞屬外弟林生購得惜碑銘為媿以覆甕碎無徵然不失宋嘉定也凡三十年共客捲流波客無不珍視之故嘗不盡酌而命藏置歲戊戌置盃輿底携來京師童子出昇鑑與數佳器一時碎容齋集視碎碗人人扼腕獨壺在耳按蘇集無孔仁但有贈兩山孔毅甫詩曰君家長於十畝陰借我一簷聊洗心或著仁即勝萬名乎夫孔公深藏及泉而出人間袁公善謀不得渾而歸酒無孚得後失猶之儻來儻去而尚作我大白侑歡伯三十年足矣子瞻空一世無有藉令予顧墮醜太過子瞻得無地下笑人

士人女展轉落籍

漢中人有為令者女其父亡依母五歲為婢桃花常抱徃乾娘尤別駕家一日婢忽置女地下他徃為私期忽遇賊客故稱抱

女還家實盜去舟發蓋襄陽販鐵者女育于其媼五年始鬻于吾里團鎮復同所盜十餘女婦過江而上女鬻於衡娼家秦媼而蓄飾之嬌小倚門女不好淫常受笞楚毒屢求死又恥無知者偷生姦合愁容不解予嘗遊衡遇女絮語如此仍道其家事人名甚悉予傷之適故人貽有買山錢因屬同遊吳孝甫與媼語頃罄橐渾六十金與贖以室其地士人子而媼不可已書其事於遊岳合江亭草中冀或得聞于其家又屢以貽故人宦閨中者而皆無耗已遊京師遇所善通州榷木幕賓楊君為女家隣悉知之又貽書其家會其母死二兄皆廩于庠以為恥不答女之不幸如此女非淫奔猶赤子入井家強有力骨肉章甫而不手援以為恥徃沿海諸郡士人女婦奔子倭皆得贖歸亦以其非罪也是女獨不得同之耶吳孝甫所識楊二自記是桃花

村人麻邑有桃花山必其村人少在江邊洗菜為峭颶人掠去  
鬻于衡某家為民婦夫死哭墓徃來如常一日為有力者負去  
轉鬻于衡係籍平康文罔如牛毛扞者塞眼政尚悶悶大槩如

楊悶兒

林省郎男仲子在京邸潛與妓楊悶兒狎遊有娶歸之盟及仲  
子歸內憚其尊人不決而病沉淹悶兒謂曰緣知不就奴病  
且死莫君一面勝澆奴墳上土無益也驚覺悲慟仲子果自浙  
來而悶兒死三日但目不瞑一縷氣惟微微呼二郎乃仲子卧  
抱呼悶兒悶兒遂瞑蓋自仲子歸悶兒卽謝倚門迷罔牽思而  
又不得意于其父歿故病益劇耳仲子自負土成墳雜桃花棘  
焚種之曰花貌棘心千古薄命

微富人某

徽富人某悅一小家婦欲娶之而厚餌其夫以金夫以語婦婦不從然心利其金卜夜為具招之故自匿而令婦主觴及某入則血流滿地婦被殺矣驚惧反走夫歸以為某也訟于郡鞫之某曰相悅有之即不從尚可緩圖何至殺之婦又失其頭莫測其故郡但下某及其夫於獄密察于其里人里人皆不省獨一老人曰異哉向時叫夜僧于殺人次夜遂無聲可疑也某急出金募人察叫夜僧所在歲餘果于旁郡識之因以一人着死婦衣居林中候僧遇作婦呼曰和尚還我頭和尚還我頭僧驚遽曰頭在汝宅上三家鋪架上衆出縛僧抵郡曰向其家門夜啓欲入盜物見婦盛妝泣牀前欲與淫知不可遂奮殺而携其頭出掛上三家鋪架上本出偶然拘某家人至曰誠有之當時悞禍即移入上數家門首掛樹上拘其人至曰誠有之當時悞禍

即埋置已園中郡尉徃園中掘婦頭得之然一鬚男子再掘而婦頭始出問男子頭從何來曰此十年前斬其仇頭距婦頭丈餘不知何由先婦人頭出若稍近亦不言矣于是郡以僧及此人抵二死者命潘庚生談其里中事

杞縣疑獄

河南杞縣一民家女將嫁令櫛工整容女貌美工心動不能自持是夜隨女至婿家其時雜沓不辨婿家主婦治饌翁婿奉客堂上惟中獨有女匠遂作婿直入牽女從他戶出走女不省何意從之行頃之家失女舉火尋覓匠見火光謂是追已走益急道旁有眢井遂推女墮井中獨身逃其家不獲女以訟於官人始謂其夜見人似櫛工者逮工至拷訊吐實稱女在井起之乃一髯男子非女不省但械繫工獄中蓋女墮之明辰有二商遇

井旁聞井中呼聲視之女也二商為計解橐中繩以一人下繫女腰以一人上持繩女上持繩者視之絕美更利下者索金竟棄下者携女及橐直走吳之嘉定居焉既得美婦饒橐金意亦驕縱常撻女女怨潛以語隣媼其故媼以聞官官鞫實以女拘赴杞縣始知舅男子所偶商也與工並置法女以給其夫始合馬朗哉談

徐德婦

張灝民徐德婦有容色與楊二為姦德家漸饒禁楊往而實不能禁德甚恨之一夜婦不知所往箱奩俱空以為楊也頗年闌訟不息後人於臨清娼識之聞于賊曹逮至獄得實蓋婦始以遊山暮歸輿過其門識某門前某留款因與淫婦大醉枕上以為楊也因與為期逃去且多怨其夫語醒去而不知詔洩也及

期某往婦果携其資裝與已乘夜駕舟逃去明而知為某大駭然無可奈何某與偕之臨清居數月給鬻之娼家而有其資歸由是抵某罪楊禍始已盧仁談

臨安荷校婦

麻城劉給事洪源在臨安見按臺錄囚有婦荷校以帕幃其面  
通者咸唾罵之間故曰以與狗姦狗噬其小叔死成訟鞠得其  
故以抵命京有三婦與驢淫者固知凡詈人者世皆有之也

汪太公歸婢

吾里汪太公為青衿時失愛婢覘者謂在戈陳家戈陳者勝國  
陳友諒之裔介瑞昌興國間負陰善鬪為逋逃數不奉三尺久  
矣公以訟於司憲司憲曰小故今以隸往必為爭端不可公曰  
但得牒文自往不煩隸亦無所爭與之于是集奴為兵卒假諸

武弁樓船冠服黃蓋絳旌以從稱是新都護監此者入謁諸豪長諸豪長郊迎金帛交錯宴款周渥談風飈發四筵鼙動逐舟而諸豪長報謁留款舟中優人奏技金鼓宣震且宴且發若為玩月沿流勸酬極醉大樂公度行既遠罷酒出牒文示之曰婢小故今汪秀才且具奏大庭上司以屬我我何敢擅突故邀公至此當煩對簿耳諸豪長大惧求策于公公曰今但飛騎歸將婢至可立解既至公始捋其人鬚嗟曰我即汪秀才誰為都護以愛婢故為此伎倆然得從公等遊宴累日莫非緣結諸豪長亦皆大曠復交解贈始去報命司憲司憲亦甚才之張舉之談